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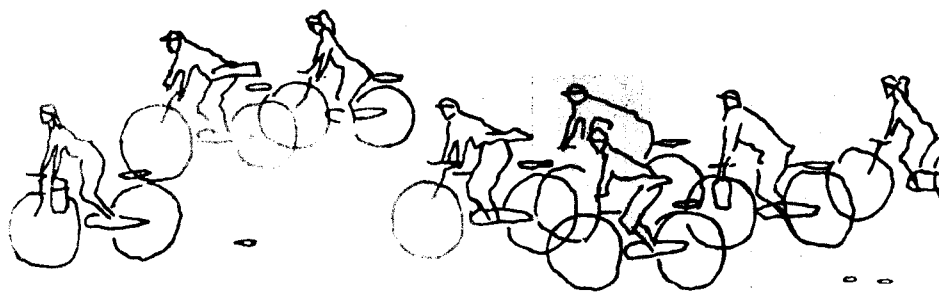
家庭喜剧

——陈国凯小说选



家道古今

—— 陈国凯小说选



家庭喜剧

——陈国凯小说选

责任编辑：弘 征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9,000 印张：9.875 印数：1—33,500

统一书号：10109·1470 定价：（平装）0.86元 （简装精装）0.98元

目 录

无题小说	1
洪主任上岗	15
三杯酒	19
你调不了我的心	38
父与子	52
厂长退休了	65
在厂区马路上	77
部长下棋	92
丽霞和她的丈夫	104
家庭喜剧	119
开门红	137

眼镜	149
龙伯	165
“看不惯”和“亚克西”	178
“车床皇后”	195
家庭纪事	214
春雨	231
工厂奇人	242
后记	307
编后小记	弘 征 309

无 题 小 说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生活中的琐事、小事，因为事情太小，小得连题目都没有，所以叫做无题小说。

——作者

南方大概好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天气了，连续几天的低温阴雨，冷气好象钻进人的骨头里，天空老象镀了一层铅似地。

我生病躺在床上。刚满十岁的小男孩放学回来就打开煤炉烧水煮饭。烧好饭，妈妈还没有回来，他就把小饭锅用报纸包着放在被窝里保温，还在上面压上枕头，做完这一切，他又一溜烟跑出去玩了。

六点钟，单车铃响了，跟着是开门声，我知道爱人阿真回来了，她放下单车，进了房，呵着手连声说：“天真冷！”明儿跟着她后面走进来。走到床边，她默默地注视我一眼，问：“怎么样？”这是问我胃疼好些没有。碰上这样的天气，

我这严重的溃疡病者只好处于“冬眠”状态了，我皱了一下眉头，她叹了口气，到小厨房去了。

阿真是六十年代初期学建筑的大学毕业生，如果不是史无前例的十年，她大概已经是一位不赖的工程师了。而现在她还是转正时的级别。家中一个病号，一个小孩，柴米油盐酱醋茶，家务事全撂在她肩上。每天六点钟起床，煮好早餐，就匆匆忙忙地赶早上班了。下了班，这远郊工厂的公家菜摊只剩下一些毫无食用价值的蔬菜。幸好附近有个自由市场，她就挤到那里，卖者漫天要价，买者就地还钱，对于低工资的家庭来说，是要掐着钱包过日子的。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解决好晚上这顿佐餐问题，已经花去她很多时间，回到家就夜色迷茫了。跟着就是洗菜、炒菜、喂鸡、洗碗，折腾了半天，才能把极其普通然而又是极不容易做出来的饭菜端上台面……

厨房里传来一高一低的吵嚷声，我知道母子之间又针锋相对地“闹矛盾”了，只听见阿真大声大气地骂孩子：“真是废物！烧好饭怎么不把煤炉关上呢？就这么几只煤，烧完了烧你骨头！”孩子是不怕妈妈的，他用比她高八度的童音回答：“我又没有白烧，哼，上面不是放着水吗，哼！你又没有叫我烧好饭关炉门，真是的！哼！”

“你还敢大声，英语考不及格，还有脸见人吗？”当妈妈的大声说着，还传来一声金属碰击声，大概是用勺子敲了一下锅盖。

“全班及格的人只有三个哩，哼，不及格的人里面，我还是第三名哩，哼！”孩子理直气壮地回答。

“还嘴硬是吧！陈小星考九十分你为什么不向他学呢？还哼，你哼什么，你说呀？”

“陈小星的妈妈又不叫他煮饭，他们家里还有录音机放英语呢，哼！”

当妈妈的不出声了，一场“厨房风波”戛然停止，跟着是锅盆碗碟的声音，儿子在房间里乒乒乓乓地切菜喂鸡，这职工宿舍的厨房小得不能站两个人，孩子只好到这里来切鸡菜。小厨房阴暗潮湿的角落里还养着两只来亨鸡，这两只鸡贡献可谓大矣！在它们高兴的时候，每天能贡献两个鸡蛋。在我卧病时，孝顺“鸡奶奶”的义务天然地落在儿子身上了。

晚上七点来钟，一家人总算高高兴兴地吃完了晚餐，阿真要去洗衣服，善于观颜察色的小明看见妈妈怀里抱着一大捧换洗的衣服，显然估计到妈妈要在厨房里泡相当长的时间，母子之间可以互不干扰，各自为政。因此便乘机要溜，刚刚走到门口，背后便传来一声怒喝：“你到哪里？”

“我到陈小星家看电视，今晚放《激战前夜》，打仗的。”说着就要开门，门还没开，啪的一声，妻一巴掌打在儿子的屁股上：“你敢走，给我乖乖地坐着背英语生词，你今晚不把这一课生词背会，就别睡觉。”

儿子被这突然的一击，打得呆了呆，看见妈妈满面严

霜，知道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不能再犯上了，孩子可怜巴巴的，他好象想哭，又没敢哭出来，我动了恻隐之心，和解地对爱人劝说道：“这么冷的天，就让他出去跟孩子们热闹热闹吧，看电视也不是坏事，老把他关在房里干什么？”

这一说，捅了马蜂窝，妻一股火气冲我来了：“英语考不及格，你脸上好看？你屁事不做，孩子不可以管管吗？有你这样做父亲的吗？你们要吃，要穿，要洗，要换……这个家容易当吗？”

堂堂七尺男子汉，为生活小事和老婆吵架，是最没出息的事，而且胃溃疡病者动肝火只能加重病情，所以在家庭生活中我一向奉行“和为贵”的宗旨，更主要的是，我体谅我的妻子，压在她身上的家庭负担也实在太重了，为了操持一个家，她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光是一天三顿饭菜，就够她大伤脑筋了。在厂内，她那份工作人少任务重，要干好工作，又要管好家，也确实不容易哪！

妻本来不是脾气暴烈的人，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她也象许多姑娘一样，柔情似水，脉脉含羞，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在“灵魂深处”爆发过几场“革命”，她的脾气逐渐变坏了。她的性格象蔚蓝澄碧的明朗天空逐渐变成充满电荷的雷雨云层，常常突然会电闪雷鸣，倾盆大雨落到我和儿子身上，但一场雷雨之后又明朗天晴，风和日丽。她的脾气变坏，不能不“归功”于灾难性的十年。但是她的心里还是实实在在地爱丈夫、爱孩子的。当初我在“牛

栏”里被强制“修身正果”的时候，妻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没有表现出半点动摇……每当想到这些，妻子降落在我头上的倾盆大雨，我也就当作阵阵甘霖了。对于阿真的大发雷霆，我一笑置之。无所适从的孩子可怜巴巴的望着我，显然希望再得到我的声援，我只好笑笑对儿子说：“小明，听你妈的话没错。在家里，她一句顶我们一万句，你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爱人噗哧一笑，她自尊心得到满足，一肚怨气便烟消云散了。但儿子却对我提抗议了：“爸爸，这是林彪的话。老师说：林彪反动。”

儿子给老子“上纲上线”了，我连忙笑着解释：“你说得对，林彪是坏蛋。可是你妈妈想要你学好，小明，你不是挺能干吗？胡桃挺硬你都能一口咬开，我不信英文生词比胡桃还硬。”这一说，儿子听了，咧嘴一笑，把刚才妈妈的一掌之仇忘记了。果然乖乖地坐下来，拿起了书包。

“一大一小没个正经，少见！”妻带笑带嗔地把衣服放在铁水桶内，到厨房去了。

几句玩笑话就把一场家庭风波平息了。我很赞赏自己的“天才”和气量。厨房里响着哗哗的流水声和搓衣声，小厅里响着儿子读英语生词时结巴而又神气的童声，楼下有人在弹吉他，楼上在乒乒乓乓地劈柴，左邻右舍在播放录音和电视……在这万家灯火，百响交鸣的住宅区里，我躺在床上，在胃溃疡和吵得人头脑发昏的情况下，我似乎还

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文学工作者的责任，我虽然是制造文学垃圾的低能作家，但是我不妒忌高才，也不安于寂寞，我要争取在几吨的文字废渣中提取出几两普通有用的“金属”来。因此我尽力调动大脑中抗噪音干扰的“防御”系统，用大棉被蒙住头去构思短篇小说。我希望许多大作家称之为“灵感”的东西能从天外飞来，钻进我的被窝，拨动我心灵上绷得象弓那么紧的心弦，能写出一鸣惊人的杰作。但是我冥思苦想了半天，“灵感”没有飞来，我只好放弃了一鸣惊人的奢想，按照我多年来习惯地走过的老路子去构思“闪金光、斗志昂”之类的故事。我搜索枯肠，终于构思出一个技术人员如何废寝忘餐搞技革的故事。主人公当然是个很完美的人物，他是除了工作什么都忘记的人：忘记吃饭、忘记理发、甚至忘记了找对象，当然小说中要加一点爱情的调味剂，于是，我又设计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如何爱他，爱得如醉如痴。经过几番周折，最后的结局当然是双喜临门：技革项目成功了，爱情之花也结出了甜美的果实。于是乎，皆大欢喜：读者欢喜、作者欢喜。小说中的人物也欢天喜地。好！好题材！我高兴地撩开大被，穿上两双袜子，就端端正正地坐在藤椅上写小说了。许多大作家写小说都是从写景开头的。我也应该学这种手法。一定要把开头写得很美。在我脑海里马上出现了一轮明月。于是我写道：“一轮明月在湛蓝的夜空冉冉……”明月还没升起哪，却有人敲门了。儿子一声叫：“爸爸，梁阿姨来了！”我只好

暂时放下“一轮明月”，迎了出来。

梁大姐和我爱人是同个单位的老搭档。五十年代中期从工学院毕业，在这机械厂工作二十多年了，是颇有经验的建筑师。她的性格向来是乐观开朗的。她的住房通风条件很差，每到炎热的夏季，简直象个蒸笼，热得透不过气来，但她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地工作。听说这半年多时间她因患慢性病进了医院，想不到她已经出院了。

在这严寒的日子里，她穿着一件黑绒中大衣，仪容典雅地出现在我面前，一进门就热情地招呼：“老丁，听说你又病了，真是才多身子弱呀！”

她这句话使我脸上热辣辣的，我是个专门制造废品的作家，何德何才？这句客气话倒象是对我的尖酸讽刺了。

阿真已经洗完衣服，闻声提着一铁桶衣服从小厨房里走出来，系着围裙，穿着高筒水鞋。梁大姐一见，哎呀了一声说：“阿真，这么冷的天，怎么还洗衣服，不要命了！”

阿真叹了口气：“大姐，我是劳碌命。你看，我们家里，一个是老爷，一个是少爷……”说到这里，她的眼睛瞪大了，我一看这眼神知道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看，我家的“少爷”不见了，我预料到一场倾盆大雨即将降落到我头上，果然，这位母权制的神圣代表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气冲冲地质问我：“小明呢？哪去了？！”

我想这小家伙准是在梁大姐进门时，乘机溜出去看电视了，有客人来，他就溜，这已经是他的行动规律了。

我以习惯性的沉默来表示我的歉意。

妻深长地叹了口气：“这么大一个人，连个孩子也看不住，真是废物。”她边说边走去晾衣服了。

我和梁大姐在闲聊。她关切地问到我的病情，也谈到她的病况，将近九点钟，阿真一天繁重的家务基本结束，她的心情每天都是在晚上九点钟之后才开始好转的，她恢复了她年轻时使我为之倾倒的笑容，开朗热情地和梁大姐说长道短。时候已晚，梁大姐看看表，就把手上的一份图纸交给阿真，说：“这是我病前接的任务，本来全部图都好了，现在领导说要改变原来的结构，我把建筑图都已改好了。至于结构部分就劳驾你了。”她接着补充道，“工地等着施工哪！”

妻看着图，沉吟了一会，说：“最近赶出口产品的重点工程，几十张图纸正在赶着出，这个任务拖一拖，行吗？”

“工地已经挖土了，还是挤时间出图给他们吧，他们还要备料呢。”梁大姐说。

妻默默地点了点头。多年来，在工程设计中，梁大姐出建筑图，妻出结构图，这对技术人员配合得挺好。

“有什么忙不过来的，捎个话给我，反正我病休在家没啥事。”梁大姐说。

妻扶着梁大姐的肩膀亲昵地说：“大姐，你就安心养病吧！厂里的事儿别老是操心它了。”

这时我才知道梁大姐病休在家还揽着厂里的工作哪！

古诗有云：“天涯何处无芳草”。眼前这位技术员，不就是长征路上一株散发着品格芬香的香草么！

梁大姐看看表，站起身来，亲切地安慰了我和阿真几句，就告辞了。

英语考试不及格的儿子这时大概正其乐无穷地看《激战前夜》。小屋子里剩下我们夫妻俩，冷风从永远也关不严密的水泥门窗框里灌进来，天气冷极了。

妻的脸色平和，展开梁大姐设计好的建筑图，感叹地说：“梁大姐真是好人哪，她病休在家，还过问厂里的工作。她为了厂内职工住房问题动了不少脑筋，改建新建了一大批宿舍，可她一家五口还住在原来那么糟糕的房子里——”说到这里，妻看着图纸不说话了。她手中拿着铅笔和三角板，在图纸上划着粗粗的线条，看她那副专注的神情，已经开始在划结构图了。

我心想：大概又要造职工宿舍了。打倒“四人帮”以来，这个厂建了一批宿舍，解决了部分职工住宿的困难。我随便问了一句：“又建新宿舍了？”

“不是宿舍，是招待所！”妻漫不经心地回答。

我愕然：“厂里不是已经有招待所么，还要建？”

“那招待所太简陋，只能招待一般的来往人员。”她指着面前的图纸说：“这是招待贵宾和首长的高级洋房。”

“你们这千把人的机械厂一年到头能有几个贵宾和首长来呢？搞这样的东西干啥？”

妻火了：“又不关你的事，你管这么多干嘛！领导交下来任务叫搞，你敢不搞？”她停了停，叹了口气，“厂领导也有他们的难处。”说完，她不理我了。专心在做她的工作。

阿真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在工厂混了若干年，知道基层领导难当。说良心话，搞这些名堂，不能怪工厂领导。听说上回有什么头儿带了检查团来这个厂检查工作，因为厂里没有高级招待所，把他们安排在简易的招待所睡架子床，生活上“照顾不周”，检查团的头儿就借题发挥，把厂里的书记、厂长们狠狠地训了一顿，据说还搞了个报告给部里，连有些计划供应的材料也给卡住了。也许是厂的领导吃够了这些苦头，才决心盖这高级招待所的。工厂的书记厂长们其实也是小媳妇，公婆太多，处处受气。不搞“关系学”，恐怕连工厂也办不下去。如果我是个有勇气的作家，我就要用笔刻划一下那些官僚主义者：有些机关化的官僚才是搞“四化”的真正障碍，许多基层工厂常常被他们卡得透不过气来。然而我是平心静气的人，不喜欢激动。我虽然知道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弊端——正象我十分清楚我有溃疡病一样。不过，鉴于历史经验，还是写些“闪金光、斗志昂”的文章保险，将来抓“右派”也不会抓到我头上。再说，有些机关化的死官僚是不看小说的，你写小说，他当你放屁，何必对牛弹琴呢！写一些让大家读完之后虽然不会留下任何印象，也不会给人挑出任何毛

病的文章不更好么！近年来，文艺界也确实太吵吵嚷嚷了。

于是乎，我安详地闭上眼睛，继续在构思那位忘记吃饭也忘记了理发和找对象的技术人员的完美形象……

“哎呀！糟糕！”妻突然大叫一声，象根被压缩了的弹簧似地弹跳起来，直奔小厨房，这一声惊叫，打断了我漫长的思路，我茫然，断定家里出了什么大事，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爬起床，向小厨房走去，小厨房风平浪静，没有发生过任何非常事件的痕迹，只有茶壶在呼呼地喷着水蒸气。

“什么事？”我问。

“忘记关炉门了，又浪费一个蜂窝煤！”她指着炉灶下面的煤，凄然地说：“只有三十多个煤了，到月底还有十多天，怎么够烧呢？”

我仔细一看，情况完全属实，我想了想，平心静气地对她说：“煤不够烧，就停炉，吃饭堂算啦。”

“我当然没问题，可是你行吗？食堂的饭又冷又硬，你这胃病佬吃得下吗？再说，你要不要烧药？要不要吃开水？”妻粗声大气地说。

我平心静气，息事宁人地说：“煤不够烧，就烧报纸吧！那么多的《参考消息》……”

“还有你写的那些破文章、破稿子统统都可以烧掉！”

她说什么我都可以忍耐，但是要把我呕心沥血写出来

的文稿当柴烧，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记得，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枪毙一本书就等于枪毙一个人。如今我老婆要烧我的稿子，不就等于枪毙我吗？一股无名之火直冲脑门，我热血沸腾，暴跳如雷：“你敢，你敢烧我的稿子，发梦！你敢动一动，我就烧掉你高级招待所的图纸！老说我写的是破文章，我文章写得不好，顶多不过浪费一瓶墨水，几本稿纸，可是你的一张图纸就浪费几万、几十万人民的血汗金钱！我承认我写的文章有假语废话，可是我没有浪费国家一吨水泥，一根杉木……”我气冲斗牛，生平第一次以堂·吉珂德大战风车的英雄气概向我老婆的家长权威宣战，说到后来，我究竟说了些什么自己也记不得了。我平心静气写文章时是条理清楚的，可是吵起架来，我就顾不上语法修辞了。总言之，我这一串连珠炮把我老婆吓呆了。她怔怔地瞧着我，她的眼神是那么惶惑，恐惧，大概她以为我得了神经病。不！我清醒着呢。

这时英语考试不及格的儿子开门进来，极不知趣地进入这个“战场”。“妈——”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当妈妈的满肚子委屈、烦恼、焦躁转化为一股冲天的怒气，冲孩子来了，她一手扭住儿子的耳朵，跟着一巴掌、两巴掌、三巴掌，打在儿子身上，边打边骂：“你这没用的东西，竟敢野到现在才回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这时，我们这个家庭已经不是“激战前夜”，而是进